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韦 苇 主编

# 最后一只海狸

维·阿列克谢耶夫等 著 徐永平 译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 最后一只海狸

韦 苇 主编

维·阿列克谢耶夫等 著 徐永平 译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只海狸 / (俄罗斯) 阿列克谢耶夫等著; 徐永平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4.1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 韦苇主编)

ISBN 978-7-5350-5692-4

I. ①最… II. ①阿… ②徐…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8200 号

选题策划: 肖定丽

责任编辑: 李培勇

美术编辑: 彭宏宇

责任校对: 陈曙芳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发行: 李 瞳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5734522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序

### 像鱼一样畅游，像鸟一样飞翔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

韦 苇

—

动物文学通常包括这样几大类：林中动物考察记、动物园动物和家养动物趣事纪实、猎人亲历故事，还有近百年来新兴的动物小说。这类文学虽以动物为主人公，却万变不离其宗地少不得有人类情感、倾向、意识的参与和融入，不过它毕竟已经不再是“人学”了。虽然动物文学中的“大自然伦理”“共生主义”“生态良心”等等，所体现的都是人学元素，但动物文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把注意的目光向动物世界聚焦，以对动物世界

的考察、调查、探索为文学描写题材，以对动物世界的本质和生物链的探究、破解动物的生存密码和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立为其主题。这是文学对人类主人公位置的主动放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审美注意力的主动转移。动物文学的勃兴，使文学走出了城市封闭、乡村世俗和田园风景，走出了文化的象牙之塔。人类本来从大自然中来，动物文学可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审美回归。

动物文学造就了一批文学经典：《荒野的呼唤》（杰克·伦敦）、《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灰熊托尔》（詹·柯伍德）、《唬》（莫·热内瓦），以及我国读者早已熟知的普里什文和比安基的动物故事等，已经被时空定型为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包括了动物文学的各个类别，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形象地描绘动物世界的生活、动物习性、动物环境，呈现各种动物觅食、求偶、避难、御敌时的情态、技能，揭示动物在大自然中的命运、遭遇及动物间的关系，乃至动物与人类的接触等，从中寻索大自然的奥秘，给人类以有益的启示。

## 二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素有传统、享有盛名，为世人所共知者当属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小鹌鹑》和《麻雀》等。堪媲美于《猎人笔记》的还有阿克萨科夫的《带枪猎人的笔记》（俄罗斯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入了他的《天鹅》等篇章。阿克萨科夫把狩猎生活的体验和

敏慧的观察以缜密、准确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呈现出来，其生动逼真受到了果戈理的赞誉：“你写的鸟比我写的人要活得多了。”屠格涅夫也赞许说：“要是雷鸟能自己来描摹一下自己，我相信，它对阿克萨科夫向我们描摹过的文字已无可补充了。”）；契诃夫以一条狗和一对父子的关系为内容的小说《卡什坦卡》无愧于是世界儿童文学珍宝；马明—西比里亚克的《灰脖鸭》《养子》《猎人叶米利》等一批作品，均属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20 世纪继承和发扬这个文学传统并把这类文学推上高峰的，是这样一群颇见亮度的作家群：普里什文、瑞特科夫、拉尔里、佩罗芙斯卡娅、阿尔谢尼耶夫、比安基、索科洛夫—米凯托夫、恰蒲丽娜、杜波夫等。在二战前后的俄罗斯大自然文学、动物文学的作家群中，高居于群峰之上的无疑是米哈依尔·普里什文和维塔利·比安基。

普里什文是俄罗斯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同常人很不一样。他说，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血统关系，我们现在要以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来恢复这种关系；他说，我们人类的远祖也曾经是有过美丽的翅膀，能像白鸥一样在天空自由地翱翔，我们的远祖也曾经会“像鱼一样畅游，像会飞的种子一样先在大树的叶柄上晃晃悠悠，然后飘落各处，这些本领，我们都失去了”。他对大自然万物都是平视的，并把自己放在与动物、植物同等的平台上来看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的大自然题材的随笔寓情怀于自然，寓哲理于博物，寓思索于诗体，清丽流畅，意境隽永，“时而有如芳草簌簌作响，时而有如清泉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鸟啾啾争鸣，时而有如星

移斗转般缓慢的旋律印在我们的脑际”(帕乌斯托夫斯基:《米哈依尔·普里什文》),令人读来爱不释手。

对于比安基的作品,我国半个多世纪里没有间断过对它们的介绍。比安基是“苏联大自然儿童文学的典范”(1984年莫斯科版《俄罗斯儿童文学史》),是俄罗斯动物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 三

二战后,俄罗斯包括动物文学在内的大自然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恰鲁欣、恰蒲丽娜、希姆、斯涅革廖夫、萨哈尔诺夫、斯克列比茨基、兹维列夫、斯拉德科夫、乌斯平斯基、加里科夫斯基、索科洛夫-米凯托夫、阿基姆什肯、德米特里耶夫、里亚宾宁、萨霍德、巴内肯、斯拉维奇、列夫、罗曼诺夫斯基、吉舍廖娃等。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在普里什文和比安基影响和带动下崛起的作家,有的是热衷于为孩子创作大自然文学的作家,有的是在成人文学中享有盛誉的小说、散文作家,而更多的是长于森林动物考察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狩猎行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从年青时就扛着防身猎枪、携带望远镜和笔记本,长期深入原始森林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对大自然的生命状态和物候现象做科学考察和研究。他们在莽莽森林里、在广袤的原野间虽然备尝了艰辛,但在各自潜心专注的观察和探究中确也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真谛,其收获之丰令人欣慰和鼓舞。他们用绿色的心灵体验生命与自然,然后用充满灵性的艺术笔墨把自己的所得和所获传递给少年儿童。

## 四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是文学的一条支脉。这类文学到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更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峰。新高峰的标志之一是格·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的出版，它在动物题材的长篇故事里注入了浓烈的人道感情，拍成电影后，罕见的热烈反响震撼了俄罗斯大地。

动物文学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楔入成人的阅读、儿童的阅读，随之，其地位也就愈显重要。儿童通过这类作品的阅读，懂得了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须臾不可疏离的共生性，懂得了自己对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的责任。斯·罗曼诺夫斯基认为，大自然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关系着人类的良知、美和福祉。他还认为，人类应该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来呵护大自然：一种动物要是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它就永远消失了，后人将再也看不到它活生生的存在了；大自然只按自己的规律生存，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可以去把握这种规律，而不可以试图去改变它。

俄罗斯动物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是超越国界能力最强的一类文学。

## 小 目 录

|                     |               |
|---------------------|---------------|
| 小狗娃·····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01 |
| 种蘑菇的人·····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05 |
| 强盗鹞鹰——亚什卡·····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08 |
| 森林的主人·····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15 |
| 野猪崽子丘什卡·····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18 |
| 卡尔·卡尔雷奇在戈尔基安了家·····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24 |
| 太阳光点·····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30 |
| 渔夫猫·····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40 |
| 田鼠的一生·····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44 |
| 白松鼠·····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54 |
| 最后一只海狸·····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58 |
| 老相识·····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66 |
| 白骨顶鸡·····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68 |
| 吉姆——战胜屠夫的勇士·····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70 |
| 刺柏林中的空地·····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88 |
| 红尾巴狐狸·····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92 |
| 蚂蚁帝国的故事·····        | 维·阿列克谢耶夫 /098 |
| 猎人的故事·····          | 伊万·阿拉米廖夫 /125 |



## 小 狗 娃

维·阿列克谢耶夫

倾盆大雨，就像天河决开了一个大口子，倾泻的雨水把地上一切都清洗了一遍。大雨噼里啪啦猛击着铁皮屋顶，冲刷着窗户玻璃，树上的叶子被打得七零八落，地上的小溪立即汇集起来顺着沟壕奔向帕赫拉河。过了半小时又是讨厌的小雨。看来，雨还要下个不停。

“这么大的雨还能上哪里去？”我心里说了一句，离开避雨的地方往家里走去。

在离家不远处的水龙头旁边，我遇到了我的邻居——一年级学生谢辽沙。他全身湿透，学生制帽的帽檐在不停地滴水，裤管鼓胀得就像两条消防水龙带，时刻准备吞下两只已经沾满泥泞的套鞋。

“你站在雨里干什么？”我问。

“我在等维嘉·纳扎罗夫。”他说。

我回了家，已经忘记了谢辽沙的事情。我检查了练习册，又去看报纸，偶然朝着窗外看了一眼，只见谢辽沙还站在水龙头旁边。



“还有这么傻的人！”我在想，“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还站在雨地里。”

我穿起还没有全干的夹克，打起雨伞，走到谢辽沙跟前。他好像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我猜测他脸上是雨滴和泪水汇在一起流淌。我掏出手帕递给他：

“擦一擦脸，全身都湿了。”

他在擦脸，好像他怀里有什么东西在低声啜泣，在不停地蠕动。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

“小狗娃，”谢辽沙说，“它太小了。维嘉·纳扎罗夫捡到的，让我抱一会儿，他说他很快就回来的。我就在这里等他。”

我看了看小狗。全身黑色，只有耳朵是白的，个头好小，可以放在手掌里。

“咱们两人现在一起去他家。”我说，“你看怎么样？”

谢辽沙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两人走在又湿又滑的街上。纳扎罗夫家的房子又大又长，还有一根黑棕色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就像一艘轮船一样。

“你看，”谢辽沙说，“他家在生炉子，全都湿了。”

我们还没有走到他家门口，门就开了，维嘉·纳扎罗夫的头探到外面来。

“不能来我家，”他压低声音说，“爸爸训斥了我。谢辽沙，你快把它带走吧，送给你了。”

“怎么？算我的？”谢辽沙正要反驳，“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只能这样了。”谢辽沙丧气地说，“我们家已经有一只狗和一只乌龟了，再带回去一只狗，妈妈肯定会骂我的。这可怎么办？我怎么忍心把它丢在雨地里？它会生病，会死掉的。怎么办？”谢辽沙突然高兴起来：



“我把它送给你，怎么样？”

他小心地从怀里掏出那只小狗，交给我。

“给，决不反悔。”

“可是我不想……”我没有同意。

“没事。”他说，“首先，你没有狗，也没有乌龟；其次，你没有妈妈骂你；最后，我会负责对它哺养的指导，我会带牛奶给它。”

谢辽沙太为自己的决定高兴了，连“再见”也没有说就跑走了。

我把这个黑乎乎的小崽子抱回了家，把一块破布铺在炉子旁边，把小狗娃放在破布上面。我又跟家里人要了一些牛奶倒在小盘子里，推到小狗娃跟前：

“来，吃吧！”

但是它太小了，它还不知道这些白色的液体与它有什么关系。我只好让它的嘴巴伸到盘子里，可是，它舔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很不高兴地打了一个响鼻。然后，突然自己把嘴巴伸到盘子那里。看来，它明白了。我放心了。

我有好长时间不知道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我有一个月时间都在仔细端详它，但是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属于什么品种。不过，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列宁在戈尔基村的时候，身边经常蹲着一只狗。

我一下子来了感觉，有主意了。我把谢辽沙和维嘉·纳扎罗夫叫到我这里，给小狗娃过命名日。他们两人来了，而且给小狗娃带来了礼物。维嘉·纳扎罗夫带来了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皮项圈，谢辽沙带来了一块肥皂，好让小狗娃时时保持清洁。

“咱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谢辽沙问。

“奈达。”我说。

“为什么叫它奈达？”维嘉·纳扎罗夫很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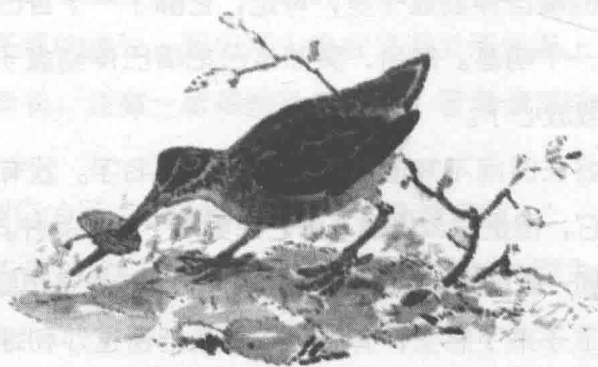


于是我给他们讲起了一个故事：“好早好早以前，戈尔基村里有一只很好的猎狗，它的名字就叫奈达。从那时候起，列宁就爱上了打猎。而我们现在捡到的这只小狗也像奈达，如果你们两人也同意，我们就叫它奈达。”

我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

“嗯，再像不过了。”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后来奈达真的长成了一只优秀的猎狗，我们经常带着它一起去森林里。





## 种蘑菇的人

维·阿列克谢耶夫

这是三个热天中的一天，当时莫斯科郊外正值夏天雨季，淅淅沥沥的雨突然间停了，被太阳炙烤着的大地又冒出天蓝色的汗水。森林里，在它那亮绿色的被盖下，空气是那么清新、凉爽。倒伏在地上的草，等到人走过后又挺直了饱含汁液的身子。就像一个个蝴蝶结一样的红蘑菇，红色、黄色的伞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但就是看不到白色的蘑菇。

看到天气转好，人们像马群一样拥进了森林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说话声，还有“汪汪”的狗叫声。

奈达耷拉着两只耳朵，懒洋洋地走在草地上，它那黑绿色的萤火虫般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它对我的抱怨：“走草地有什么好？哪里比得上河里蹚水来得快活。”

不过，奈达好像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天气这样就好了，”我想，“一直在下雨，地上又热又湿，蘑菇也没有。”我知道几处地方，但现在那里等待我的是失望，那里的蘑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刚刚被采过



的蘑菇断根。于是，我不再寄予任何希望，直接拐进了六至八岁大的云杉林里。年轻的云杉排成一系列整齐划一的队列，就像参加检阅的军队一样，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没有一棵云杉树越出自己的横队。

奈达突然警觉起来，然后几个跳步就跑到了云杉树下的一个人那里。

“啊，你认识他？”我问正在树下看着我的奈达。

“你看呀，你也认识的。”

那人手拿一把不大的铁锹在不紧不慢地干活。他叫斯捷潘·列翁季耶维奇，是我的一个远邻，外号“享福人”，因为他总是一个人尽情享受大自然中森林的恩赐。

如果你看到斯捷潘·列翁季耶维奇去了森林里，一定是哪种药草开花了，或者是浆果熟了，榛子熟了，他从来不会没有采到蘑菇空手而归。可不是嘛，他的篮子里现在就有白蘑菇、牛肝菌，奇怪的是，蘑菇都被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好像马上就要下锅了。

斯捷潘·列翁季耶维奇在用木铲仔细地清理地上的枯枝落叶层，把一块块采过蘑菇的坑洼地方掩好土，整理好，再用手和脚把周围拍实了。

“你在做什么？”我好奇地问。

“种蘑菇。”他回答，他那瘦削的麻子脸上现出勉强的笑容。

“从来没有听说过，蘑菇还要种？”

我得承认，我的确不知道也想不到蘑菇可以播种，就像园子里的香芹是种出来的一样。

“过两年再来采吧，到时候它们就长成了，就像无人来过的森林一样，可以尽情采。”

“你老早就在种蘑菇？”



“在这里是刚开始，我已经试验了十年了。可是我看见你什么也没有采，”他看了看我的提篮奇怪地说，“怎么，你不知道森林里有什么？”

“我知道有蘑菇的地方，”我说，“但是今天来了那么多人，我肯定已经来晚了。”

“你知道哪里有蘑菇？你不会保密吧？”

“在刺柏林子空地那里，在橡树林子那里，在护林守卫室旁边，在水沟那里……”

“嗯，你说的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请你原谅。可以这么说，你说的那些地方都是我的试验地。现在那里干了，被太阳烤得更干了，我在那里种了六十棵蘑菇，他们都拿走了。”他又笑了笑，“要这么说，去那里的可不止你一人……”

“好奇怪，要是你知道别人会拿走你种的蘑菇，你干吗还要种？像我这样的，还有许多人，你就是种多少也不够的。”

“森林又没有围墙，也不需要围墙。另外，”他想了想又说，“我们的森林自古以来就是蘑菇森林，而现在都被踏平了，蘑菇也没有了，所以必须有人来种蘑菇。你也不要难过。”说着，他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我们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来这里，我指给你看。我相信，你不见蘑菇不会回去。”

他握着我的手，好像绳子捆紧了我的手掌，他的手指那么有力。他拿起篮子，里面还有半篮子切开来的蘑菇。他走了，又去种蘑菇了。



## 强盗鹞鹰——亚什卡

维·阿列克谢耶夫

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它的外号叫亚什卡？一只再平常不过的鹞鹰总爱飞到我们学校来，只要学生们看见它就打口哨，扔帽子，大喊着：

“空袭警报！亚什卡来了！”

我记得，前不久科罗鲍沃村的拖拉机手斯捷潘·列德罗维奇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当时是在澡堂里，斯捷潘·列德罗维奇坐在木凳子上。他人已经被蒸汽蒸得浑身发了红，甚至连他身上也是热气腾腾的。他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

“……你说，我们去看看再说。当然，每个人都是自己在看：一个人在远处看，眼界很宽，什么都能看到；而另外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墙角里，当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说的是我自己。我在田里有个习惯，只用眼睛盯，懒得动脑筋。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妻子在对我抱怨——家